

一篮桑葚分黑白 千年孝义在汝南



拾葚异器 (AI制图)

天中之地，淮汝之间，自古就是一块厚土。人说“汝半州”，说的不只是文章功名，更是人情根脉。中原的村庄里，最被人看重的一桩事，从来

不是发财做官，而是“懂人事、知冷热、敬爹娘”。千百年来，孝义像汝河的水，不声不响，却养着一方人。

《二十四孝》里有一则，人人大小

时都听过：蔡顺拾葚异器。故事短，只有几十个字；可这几十个字，落在汝南的黄土上，便长出一株大桑树，枝枝叶叶，都是人间情分。

史册留痕 几十个字，一树桑葚

蔡顺，字君仲，东汉汝南人。史书里说他“少孤，事母至孝”。《东观汉记》写得极简：“蔡顺，字君仲，汝南人，至孝。王莽乱，人相食，顺取桑葚赤黑异器。贼问所以，云：‘黑与母，赤自食。’贼异之，遗盐二斗，受而不食。”到了

元代郭居敬编《全相二十四孝诗选》，又添了收尾：“贼悯其孝，以白米二斗、牛蹄一只与之。”并题诗：“黑椹奉萱帋，啼饥泪满衣。赤眉知孝顺，牛米赠君归。”字不多，味却长。

蔡顺的苦，是乱世里最普通的

苦。王莽末年，政败年荒，中原大地上“人相食”三个字，史书一笔带过，背后是多少村庄断烟、多少茅屋空灶。汝南本是大郡，沟渠纵横、桑麻成行，可那时节，地里不长粮，锅里不见米，活人只剩一口气在熬。

孤子寻果 旱天烈日，两篮分明

蔡顺幼年丧父，后来兄长也不在，家里只剩七旬老母和他。一个三十上下的汉子，没成家，没田产，守着低矮茅屋、一盏油灯，把日子过成“先让娘活，再说自己”。

乡里人不懂：“顺儿都快三十了，咋还不娶？”母亲也愁，夜里就着灯花叹气：“人家娃都满地跑了，你耽误了自己。”蔡顺不急，只说：“娘在，我走不远；世道这么乱，多一张嘴，娘就少一口饭。等太平了，再说。”

这话不风流，不惊天，可最有人味。

那年汝南大旱，各地又闹兵乱，日头毒得能把地皮烤裂。蔡顺带着老娘一路向北逃荒并躲避兵乱，沿途挖野菜、剥草根、捋树叶，能进嘴的都试过。老母亲身子弱，咽不下粗东西。一日，娘俩行至如今的许昌地界时，路过一片桑树林，蔡顺远远看去：桑树枝丫垂着，桑葚紫黑透亮，像一串串憋了一春的甜。

林中遇兵 赤眉围困，泣血陈情

偏偏这天，林外一阵马嘶，赤眉的人马进了坡。

赤眉军是乱世义军，头上染眉，刀上带血，官府说他们“见人便杀”，百姓听见就腿软。兵士围住蔡顺，见他两篮桑葚分色而装，喝问：“你捡野果，还分黑白，搞什么名堂？”

蔡顺吓得话都颠：“官……不，军爷，不是黑白颠倒……黑的甜，给

娘；赤的酸，我自己吃。娘在家等，我、我不敢耽搁……”

义军再问一遍，蔡顺吓得跪地泣告：“求大王容我把这篮熟葚送回去，娘还在家等着。等我见了娘，任杀任剐，绝无二话。”这一句，比文章重，比刀枪软。

满堂将士沉默。山大王看着这个三十岁还像娃子一样护娘的汉

子，眼圈红了。命人取米、取肉、取牛蹄，嘱他：“我们虽在山野，也敬孝子。你回去，好好养娘。你那村子，往后算孝子之乡，我军不扰。”

于是乱世里生出一小块温柔：刀枪退后，米肉送上，蔡顺揣着两篮桑葚，被义军送回茅屋。娘开门，见儿浑身是汗、裤脚带刺，篮里黑葚还亮着。

孝感天地 善善相报，不止拾葚

后人常说“赤眉知孝”，其实不是赤眉忽然变了性，是蔡顺那点孝心，把人心里最后一点“还是该敬爹娘”的念头，又勾出来了。

这事进了《二十四孝》，传了一千多年，不是因为它稀奇，是因为它近。

近在哪儿？近在每一个汝南、每一个天中的孩子都经历过类似的事：母亲把鸡蛋夹进你碗里，说“我不爱吃”；父亲把新棉袄留给你，自己披旧褂；你长大了，回村先问“娘吃啥”，比问“挣多少”更要紧。

蔡顺不过是把这层人心，放大到荒年里：熟透的桑葚只有一把，他先拣黑的给娘。

《东观汉记》说赤眉“遗盐二斗”，郭居敬本说“白米二斗、牛蹄一只”，后世又有“白米三斗、牛一只”的讲法。数目不一，不要紧。要紧的是：乱世里，善认善，孝换善。蔡顺没靠刀枪争来活路，靠一片心肠，换回母子二人的命。

蔡顺的孝，还不只这一桩。《后汉书》附传里说，他外出打柴，家中忽来客，老母咬指，蔡顺心头一紧，弃柴便归——这就是后来“咬指心痛”的来处。娘死后，未及下葬，邻舍失火，火舌舔到茅檐，蔡顺扑在棺上大哭：“娘怕火，娘怕响，孩儿在呢！”火竟跳过他家，烧了别屋。娘生前畏雷，此后每逢雷雨天，蔡顺必奔坟头，跪在泥里喊：“娘别怕，我来了。”雷再响，他也不走。

汝南人讲蔡顺，不讲“圣”，讲“实”。他不是关西大儒，不是朝堂名臣，就是淮汝大地上一个穷儿子。他没写过文章，没立过牌坊，可他把“娘”字，活成了天。

薪火相传 千年之后，桑葚依旧

如今年轻人往外跑，老人守村头。可一到桑葚红时，汝河坡、宿鸭湖边、老庄槐树下，仍有娃娃踮脚摘果，爷爷在后面喊：“黑的给奶奶，红的你吃。”

记者查阅资料得知，蔡顺的故乡——汝南县二孝庄如今已沉没于宿鸭湖底；如今汝南县南海禅寺的二十四孝石刻浮雕，留存着“拾葚异器”的图像叙事。

真正的孝顺，是乱世里还肯把甜果子留给娘；是穷得只剩一口饭，也不让母亲先尝苦；是出了门见了兵、见了官、见了世道再狠，回家还记着：茅屋里有个老人，等我。

一黑一赤，两篮桑葚。分的不是颜色，是甘苦；装的不是野果，是人心。

千年前蔡顺拎着篮子走过荒林，千年后我们拎着菜兜穿过路口。时代换了，可“先顾娘”这三个字，不能换。

(康国富)

